

程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二

門人淮南李春芳 選編

門人北海馮惟訥校訂

書

答季彭山

承示暢龍諸說。僅讀一二。過諸生轉相傳觀。并其本亡之。尊意慮今之為學者。淪於空寂甚盛。惠也。夫良知常寂常感。無為而無不為。淪空執有。要皆失真。慮之誠是也。第未知執事。蓋嘗淪於泱泱虛蕩。識其病而亟反之。故為是誠耶。抑亦逆料其必至於是而預誠之也。今之

學士僕未見其能盡除情欲之累。而入於空寂者也。若其誕蕩不羈。則是志未篤切。縱恣自是。恐未可以此為淪虛之似。至於執有而不化者。則居然可見矣。執事其何以救之。

二

往歲朋友喜聽吾丈敷析經義。然亦有以是病吾丈者。僕竊意喜者固未為得。而病者亦復失之。吾丈講經本。是發明此學。使人知所用力。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日進於道。非但為經書添註脚。立新論。以資學者談說。助其文詞已也。而學者乃以為談說文詞之資。如是而喜。則

已舛矣。有志實踐者。所貴問辨討論。明是非善惡之實。無徇偏見。無蔽曲說。然後可以造道。以講經為病。則將任胸臆之所裁。幾何不徇於所蔽。而去道愈遠耶。此僕所謂喜者固未為得。而病者亦復失之者也。然吾丈於經義。自童年時。已能深思默悟。有出於舉業之外者。既知學脉引伸觸長。精研妙詣。所自得者益多。然則精神之所沉注。恐未免習心根據其中。將有潛滋密蔓。為廓然大公之累。而不自覺者。亦未可以為小小疵病。而不知之察也。吾丈臨政處事。光明磊落。自是學力所到。至於時。以才氣智識攬和。未能純是性靈作用。或亦緣此堂

法盡繆乎。古今制度雖時異世殊。然朝會大事必於歲首。經書公即位者八。其七皆在元年正月。周不改月。而以子月為歲首。則即位當在冬十有一月。孔子書王正為寅。正豈取子月之事而繫之寅月乎。凡此數端。嘗稽訂紬繹。竟未融會。某又別有疑義。并附請教。今傳經者。發褒貶之說。立正變之例。竊惟聖人作經以立教。其所褒必其可以為後世訓者。其所貶必其大本足觀而小節未盡者。春秋載五霸之事。莫盛於桓文。桓文蓋無父無君之尤。亂臣賊子之魁。其行事之可稱者。猶不免假仁濟私。為三王之罪人。而何足褒之以為訓。夫亂臣賊子

無父無君。則大本已失。亦奚待事事而貶之。今考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晉文之命。秦穆之誓。衛武抑戒。賓筵之詩。皆可以為訓者。則筆之於書。取之於雅。而蔡丘五命。首止盟辭。皆削而不錄。聖人之情。殆可見矣。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凡今之所詳。皆孔子之所不欲道而傳者也。孔子不欲傳之。懼滋亂賊之惡。後人顧繁衍增益。以為春秋之義。如是或者其未然乎。夫亂臣賊子之所為。泯而不傳。猶懼其傳。直斥其無足道。不足置褒貶於其間。猶懼人之喜談而樂道之。若不正其本。而徒取其彼善於此者。而是非曲直

加焉。亂臣賊子將有所藉口矣。故某竊以為詳載其事為萬世訓者。書詩之旨盡削其迹。示萬世戒者。春秋之義也。高明以為如何。某不敏。竊有志師友講習之益。而在再歲月。未諧素心。仰惟高明。振斯文以覺來學。伏惟不鄙。俯賜啓迪。幸甚幸甚。

答錢緒山

先師格物之學。真是如古人切磋琢磨。瑟僖僖喧。精粗表裏密切周遍。然皆良知本來如此。未嘗于良知上增添得些。海內同志如兄數公。直是如此用功。近來朋友却是看得忽易。某嘗謂舜格事親一物。千變萬化。夔夔齋栗以終其身。若聖人能忽易得。即是罔念作狂矣。如何如何。未緣親就企望教音。彼中同志會聚幸道。此少見區區愛助之情。

寄黃父菴

新擢蓋 聖眷所注。喜慰何可言。但今日事勢有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轉移。而闔闢之者。要在執事誠心實意。乘機邁會。操舍急緩。隨乎時利鈍成敗。付之天。而無一毫求可求成見。小欲速之心。則凡百施為。拍拍中節。天下可幾而理矣。用人之道。不必人人如己。苟任之當。其才率之以其道。鼓之得其機。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

金向蒙垂諭。謂必須一一分曉。不可放過。此自君子取友輔仁之方。恐未可以為因才器使之則也。如何。正億弟遠來。諒自有處分。既在彼中。更須周慎。無使女醫之徒得以出入。無使游偵因而有所媒孽。此是第一義。諸僕又無紀綱。須時借威重。根究警察。庶幾不至日後不可收拾耳。王明谷須留在彼中。即以此事託之。俟洛村至更代。乃善餘來者能悉。

答裘魯岡

諭及告子之學。所以警發某者至矣。即其言曰。性無善無不善。而其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亦以為可。

則告子豈冥悍自用者。冥悍自用。而能不動其心。則後世孰非不動其心者哉。愚意告子蓋有見於性之無善無不善。吾惟得其性而已。凡求諸心求諸氣以為義者。皆不得為善學也。此其見豈不高明超脫。而何物足以動其心耶。然有見於無善無不善。而不知善不善之莫非性也。有見於後世求諸心求諸氣者之未為善學。而不知性之未始外乎此也。其自信以為自得其性。而不自知其陷於意見不免於正助之欲矣。以告子之高明超脫。猶未免於意見之病。然則吾輩之所以自陷溺者。可不思所以自拔哉。幸有以教之。

答李古原

來教謂儒者專以著述為務。其教人又專以存心為言。不知已馳心於言語文字之末。其所著述非其所急務。誠然誠然。著述所以明道。豈足以害道。然專以為務。則務外矣。存心是聖賢第一義。君子者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者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而孩提無不知愛。無不知敬。大人者不以貨色名利自私。用智斷喪其赤子之心者也。如是而學。是謂身教。徒以為言。則非教矣。夫道由之而後知。知之而後言。億而知之。億而言之。則於已於人皆不足以達道。故好學則無物非學。言語文字亦學也。身教則無行非教。言語文字亦教也。來教所謂即行以明心。因心以為學。僕何足以及此。而亦安敢不自勉哉。甘泉先生諸著述亦各發其所蘊。吾輩治身心之病。諸書皆如藥方。取其對證者服之。則邇言莫非精妙。不然則五經四書未必為功也。何如。

二

承翰教諭以知行合一之說。此固今之君子向所共疑。而近乃釋然者也。敢述以請。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之謂知。心之良能之謂行。良知良能一也。故行也者。知之真切運用而知也。者行之明覺精察。

本合一者也。知而不真切運用，是謂億度。非本心之知行，而不明覺精察，是謂冥罔。非本心之行矣。故學以不失其心者，必盡其知行合一之功。然後能得其知行合一之體。故事親而知行合一，則得其本心之孝；事兄而知行合一，則得其本心之友；讀書講論而知行合一，則畜其本心之德；以至事物細微無往而不知行合一，則無往而不盡其本心之條理。曲折此合一之學，所以異於後世之知而不行，行而不知，終入於億度冥罔，而不得其本心者也。心之精微，言不能宣，何時披晤，傾竭所懷。

三

向承翰教論知行之義，雖微覺小異，不害其為相發。然鄙意以為心之所同者，是是非非之知；學之所同者，致其是是非非之知，致知之功。一念不欺，微疵不存，則雖制行殊方，立言異說，庸何害其為同？雖然，誠致其是非是非之知，則知行固合一以進，而不容頃刻先後之矣。夫辨別精明之謂知，作用真切之謂行。故孟子以巧力譬之。然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張弓而射，巧力俱到，非力則巧無所著，非巧則力無所運。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命中。此合一之說也。微有先

後則兩無着落矣。高明以為何如。

寄王龍溪

頃聞訪道吳門。遠想仙踪。飄然自恨。宿無靈骨。不得陪奉言笑。浮漚身世。閃電光陰。眼中色色。種種豈有一毫干涉。凡情不能割舍。真是自愚自累。即今斷塞多岐。蹉踏實地。深思猛省。縝密精專。庶幾不負尊教耳。程松溪到數日矣。約遲遲迎心齋。荆川枉教。第恐心齋有老親。荆川不肯入鬧場耳。南玄亦約相過。然世緣未盡。但能作候。忽遊。驚馬淖地。幸兄徹骨一鞭也。中離此來。且得與諸兄翱翔台蕩。收拾精神。完養性命。了此一大事。此

日不再。此會難得。一僕今而後悔之晚矣。十月間想同過金陵。附近同志諸兄。期於牛首燕磯。第恐不能久居。中離來時。當別作期會也。老師年譜。宜乘時脩集。然前輩脩譜。自有法度。須相倣效。不可自出意見。譜無法言。無文。其傳必不遠。成禍。幸商訂入刻。未可草草也。廬陵作宰數月。真可使民無訟。昨畧節序。入未盡事情。江西之變。獻俘北上。蓋恐西北撤條。東南耗財。儻患出意外。幾不可測。直欲止。親征為社稷計。遙知。上意必怒。諸奸黨必讒而不暇顧也。親行以當之。又先題知。以杜諸奸之口。中間遣回旗牌。不奉大將軍鈞帖。皆有曲折。

得宸濠賂魏要津簿籍立命焚之。江彬欲假此有所羅織。以大將軍牌遣中貴十數輩來詰。遇諸鎮江。氣勢洶洶。諭以禍福。曉之義理。其人羅拜而去。竟以此為諸奸所沮。不得見。上初欲乘機邁會撥亂反正。竟亦不得行矣。此二事。諸兄當有能聽其詳者。以無可憑證。未及序入。幸商確何如也。紀講學一事。所貴簡要。包括孟子七篇。有發明宗旨處。有辨折異端處。即此便可為法。向見象山譜。亦略得之。猶有未盡。諸兄細加裁教。當不為苟作也。

二

遭喪以來。精神大覺耗損。靜居點檢。半生種種作用。與所謂靜專動直。靜翕動闢者。寔相背馳。如之何。其能有諸已。如之何。其能充實輝光。夫志專之本也。慙忿。翕之賊也。一放過。則無學可講。一透過。則亦無學可講。要須真實朋友夾持。乃不虛浪。往在南雍。兄拳拳拯我。藥我。當時自是心勝。未有以承之。乃今不得朝夕。繼見。念之。悵然。儻便差。南來。索我於浩溪。幸甚。

三

聞鬱攸之變。先師遺稿。并作煨燼。良可慨也。洛村。匡廬之期。又候不至。何耶。昨過此。住數日。期七月復來。匡廬。

之興未已。兄能不孤夙期否。東廓去冬來會南明。直是
功夫縝密。須臾不離朋友中。往往起發。然求其真辨箇
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真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未可多得。
嘗思譬之行路。吾輩直須穩步疾走。作後來人引導。此
實切望於兄。而弟亦不敢不竭力撐持也。良便布此。不
多及。

答方三河

政學本非二事。學以求盡其心。故真誠惻怛。克周徧滿。
其臨民也。生養安全。非以市恩懲責督罰。非以示威。其
與人也。遠而不携。邇而不褻。非以用智恭而有禮。非以

納交嚴而不怒。非以寡怨毀譽不驚。利害不怵。非以作
氣無所不盡其心而已矣。執事之高明。茲固不俟瑣贅。
然平日相與規切之義。舍是無所自盡者。高明以為何
如。

二

執事謙光下問。雖邂逅傾蓋者。猶感盛意。况素辱相信。
相愛如鄙人者乎。嘗聞古之君子。視民如傷。故能愛用。
財如已出。故能節見不善而內自省。故能恕心如大虛。
利害毀譽如浮雲。故能應常定。故動罔不當。此非
戒懼謹獨精一之至者。未易言也。疇昔相與切磋。此道

今執事對局臨境。正受用得力之地。千萬慎重。千萬慎重。百凡惟稽故事。順民情。大度長才。遊刃其間。自有餘地。承愛念之厚。恨未即傾倒。然皆執事素諳熟習。復瀆言之。譬之勸加餐者。不能別具異品。惟俯鑒幸甚。

答王在菴

承示莊子語。足知吾兄簿書倥傯。而好學不避。若此。莊子雖未能無蔽。要從自己實踐中立言。吾輩因其言以求入。種種嗜欲。不全放下。終難湊泊。直須胸中打疊。潔淨。不著古人一語。而心心相契。乃是吾輩真實命根。此孔子所以欲無言者也。近覺學之不進。皆由談說想像。縻費實踐功夫。每一思之。真是耳熱汗下。良朋日遠。何以教我。

答友人

無自欺三字。是心學真訣。吾輩正坐自欺耳。人心赤子之初。本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逐旋自解。必無盡脫之理。要得脫盡。不如不縛。孟子言良知。是指赤子之心。大學言致知。亦是完全赤子之心。吾輩旦晝所為。多是梏亡而徒想像。心體展轉。話言自欺。莫甚歟。某歸來應俗。始知學力未至。嗣此當別求實地穩步。惟兄教之。

答戚南玄

虛懷之教。非某所及。然不敢不自勉也。古之人富貴利達。名勢紛華。淡然不入於其心。其學之所至。至於見善則遷。聞過則喜。然孟子以為猶有大焉者。謂其遷善改過。猶未免以已與之也。夫遷善改過。以已與之。猶未足以為大。况如某者。富貴利達。雖未如世之沉溺。而幾微隱約。猶有未能忘情者。其遷善改過。所謂泥裏洗土塊。何足以與於古人之虛懷者耶。近得與龍溪切磋。而後知猛省欲根。澄潔心源。仰冀惠然枉教。庶幾有寸進耳。

答彭雲根

某於執事。未嘗瞻奉顏色。而相聞有日。殊切馳嚮。遠動翰教。獎借過情。非所敢當。然頽惰因之警發。不啻拜百朋之錫矣。致知之學。傳自孔門。而後世求之。聞見知識。以影為形。先師陽明公。闡慎獨之訓。而為之言曰。獨知也者。良知也。戒慎恐懼。毋自欺而求自慊。所以致知也。於是學者。恍然知明。物察倫精。義妙用不遠於心。而得之。然邇來亦未免求之。講說想像。亦歸於聞見知識而已矣。人心虛靈。雖小人間居為不善者。與聖人同然。涵養擴克。不以欲蔽。使虛靈之用。火燃泉達。足以保四海。則君子之所以克念作聖者也。擁爐諸作。皆執事精詣。

之見既聞教矣。更願靜觀默識。姑置古人種種論議。如生在未有文字以前。直從自心虛靈。獨知涵養擴充。以得其炯然不可欺。勃然不可已者。則凡荀程歐子之言。其精純者。皆發吾心所自有。而其疵駁者。亦足以知其受病之所自。以為內省之助。此固古人多識畜德之道。計執事用力於此。既深。當有以教我。

荅薛中離

奉別且十年。真朋離索。所與講習者。彼此根脚不實。精神虛泛。意氣浮動。漫濫相扇。淪胥以漸。去歲龍溪相處逾月。始覺舊習之非。新春移居道院。日與諸友求歸根。

性命之實。細細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斷。所以放舍生產。作業不下。自生纏繞。自作障蔽。種種談仁說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家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真志真功。不容以虛見虛說湊合此語也。諸友相與者。亦有數輩。漸造真實。悔舊畝新。乃知成已成物實是一事。從前誤已誤人。悔之已晚。惟兄不棄而教之。承文旆抵浙。即遣書到天真。尋訪不得。復以書還。此會可謂樂事無涯。所願諸兄不護已私。不執己是。虛心開懷。相薰相摩。不在此百年勝事也。年譜當及時成稿。須用考亭象山二譜作樣。大書分註。各有法度。

畧摘書疏中語。須文簡意盡。於道有足發明。使人不必求全文而大端已自可見。乃善門生似不必附入。前輩無此譜例。且恐同志或生諍論。無益有損。種種神異。似亦可刪。無已。則別為紀異錄乎。然聖人所不語者。何為割捨不得也。譜中已稍附鄙見。隨處批註。尚俟尊裁。

答甘泉先生

近日士夫論致良知之學。徃徃補良能一語。以為良知猶有未盡。某竊疑之。乃不知本先生云爾也。然大學只言致知。不言致能。孟子亦只言知愛知敬。而不言能鄙。意能知愛知敬。即是能致此知。即是成能。即此是學而此學而已。不知先生尊意以為何如。

答張紹中

僕之學何足以為人師。而紹中搗謙執下。僕亦冒然當之不辭。以紹中真切懇到之意。不可虛。且不可逆也。夫學莫大於真切懇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真切懇到故也。朝聞道。夕死可矣。真切懇到故也。悠悠虛度。言行不相顧。表裏不如一。則不能真切懇到之為病耳。紹中寬裕溫柔仁者之度。而或者謂宜濟之以發強剛毅。鄙意以為只真切懇到致其良知。則自然弘毅。足以

勝重任而遠到矣。惟紹中念之。

答嚴節推

先儒論人之不幸。以無恥與不聞過為大夫過。未易聞。雖有告者。未必能盡。古之聖人。設誹謗之木。欲盡聞過而已。故謗者。聖賢之所幸。至於聞譽。則惕然如負芒坐針。以為未能無一毫之不稱也。知耻故也。僕每當毀譽之際。亦自動心。但提起此意。便覺有進步處。此未足為執事道。聊效進脩之助耳。今人。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察寀之間。欲求一德一心。傾竭肺腑。豈可多得。但在我者。坦然蕩蕩。如天包海涵。使皆囿于其中。則莫不樂為我。盡凡易之道。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亦其常也。

二

來書恣喜怒播威福之說。足知哀矜惻怛。異乎深文巧詆者也。斯民何幸。斯民何幸。萬事皆本於心。凡法官心刻則法刻。心恕則法恕。心精法精。心粗法粗。推之又不但用法為然。故心學不可斯須離也。然今世有志者少。志純潔凝定者尤少。執事之志。卓立如是。更加純潔。更加凝定。前書所謂未發以前氣象。有不思而得。不言而信者矣。

答王仁仲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二
心無動靜。學亦無動靜。惟是志向堅定真實。則雖紛紜膠擾。如有柁之舟。縱遇風波搖蕩。一捩便轉矣。用力與靜時難易。固有不同。然官職既脫。謝不得。且須隨分。如此若待靜而學。則虛靡歲月多矣。高明以為如何。各以事牽。未及款承。然此事不在多言。但辦得徹底真心。即無適非道。惟仁仲念之。

寄吳伯升

書院想已結期。近日諸友精進何如。朋友羣居。貴開心相告。虛心相受。乃能有益。古人脩身。如今人業舉。業舉者。欲其中選。脩身者。欲其中道。欲舉業之中選。則必出

其所業。與朋友商之一字一句。務求極純無疵。而後為有志於中選者。欲身之中道。則必吐露真心。與朋友商之一念一言。務求極純無疵。而後為有志於道者。近世學者於舉業。亦不肯傾心商量。少被指摘。便赧然憤然。不能堪受。故人惟曲意阿承。相與為諛而已。至於心之病痛。逾加遮飾掩護。不肯吐露。故見人之過。亦姑與之遮飾掩護。如所謂恕己量主者。蓋其心惟恐人之報之以忠告。而自已無所躲避也。此正切要之病。幸相與共戒之。

答魏莊渠

向承示六書精蘊首卷數十字發明古學皆平日所嘗
聞教意思精到渾成不假安排嘉惠多矣第其他未緣
遍觀盡識竊意古人制字本少後來增廣日多作者未
必皆有至德所作未必皆根至理今欲一一發明以意
逆志恐未能盡如首卷數十字之渾成無瑕也故鄙意
以為此書不必盡備執事推自得之實以淑諸人莫如
別為論著如體仁說等指示學脉開闢路徑使人實踐
而深造之要之此心此理自可俟後聖於百世縱使前
聖之精制字以示後聖之蘊不必因字以發亦未為不
可尊意如何某困學無聞唯是粗浮病痛日漸體察明
也執事不棄愚陋有以教之

荅朱芝山

白乃知真根真命之學誠不容鹵莽滅裂聲音笑貌為
也。伏承手翰謂此學却是失真却難得真實意思訓詞精
切感激佩服但謂良知無下手得力處稍得萌芽又被
摧折而况果是萌芽否耶此却恐求良知太深是以自
信而復自疑也良知即是獨知顯淺易知簡易易從蓋
雖童穉穉愚蒙獨知未嘗不明雖放僻邪侈獨知未嘗不
良雖昏迷蔽昧獨知未嘗可以自欺孩提知愛敬乞人
不屑嘍蹴之食小人見君子而厭然况學者乎慎其獨

知日精日明。五常百行皆由此出。苟自欺自迷。則旦晝所為。皆之反覆。雖其事親從兄。亦義襲而已矣。故學問之道。惟此知最真最近。不假強為。不待遠取。上智下愚。皆可持循。吾兄猶謂無下手得力處。何耶。夜氣之說是為已。斲喪良知者。指點端倪。使旦晝有用力處。故曰好惡與人相近。言羞惡是非之知。不容泯滅。佳章所謂非待夜始清者也。後世舍獨知而求之虛明湛一。却恐茫然無着落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自是老氏宗旨。老氏致虛守靜。窈冥玄默。夫杳冥玄默。則不可言。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若聖人之學。曰脩辭立其誠而已。曰言顧行。行顧言而已。曰言不盡。意不言而信而已。豈若老氏所得者耶。老氏所得在此。所蔽亦在此。其流為為我為自私。亦不可不察也。

答陳履賢

履賢資質甚美。志向甚正。惟是求之急迫。是以欲速不達。急迫與立志真切不同。急迫只是私已。反為不誠。來書所謂憤激病重者。既自知矣。惟憤激故不能慮以下人。不能慮以下人。故種種拂亂而矯偽狂妄之譏。皆所不免。夫譏者固不能亮履賢之志。然志既未誠。則固有偽妄在。到此不痛懲偽妄。盡檢點平生大欲。洗濯蕩滌。

使德盛禮恭可以養人於善而徒委之魔業付之無可柰何則終於不誠而已矣誠則動靜合一細微曲折心無不到而亦自脫洒磊落又焉有牽纏架漏之病誠則常精常明又焉有當局則迷事往則悔之病履賢欲求深根固本只在立誠來書所謂將虛與認作堅志正是以賊為子此憤激所從生而百種病痛所由出也消此一病則無適非道然非師友夾持恐不能以離索之力消磨得也

寄劉三峯

書院中朋友聚散何如道學志切則會友自不容已然數聚數散而於身心病痛包藏掩覆不肯指點洗刷責善之言不肯虛受則猶之無會而已矣古之人去不善真如惡臭之著鼻如疾病之在身志不如是則亦只是改換念頭病根依然俱在如此悠悠蕩蕩而欲心體瑩徹是拂浮塵存積垢而望鏡之明也朋友會聚幸為致此意相去千里無任拳拳

答王鯉塘

來教謂千病萬疴皆軀殼生出誠然誠然夫不從軀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今脩身學道者要得自家種種皆好似是為

已而究極根源未免猶是務外好勝裏許盡軀殼之私
湏是善與人同方能脫離軀殼不然却恐七重鐵城內
天君出頭不得也如何如何

答補之玄畧純甫思畏

得書知補之病痢初愈玄畧遭大故兼承保嗇之論極
荷眷念大抵喪中亦湏常得朋友提撕不然或哀傷大
甚或牽泥浮文皆足以耗斲精神而所謂必誠必信者
反有所不盡勢則然也古人居喪讀禮亦是涵養孝誠
玄畧於此想自分曉補之諸友却湏時常相過無使玄
畧寂寥也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即無復可言苟此

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純甫思畏書中所謂習心乘間
竊發而不自知覺而悔之則已無及者恐亦只是欠真
實之故不可謂有真心而舊習猶爾也不自慊即是自
欺此中容分毫解說不得區區草土餘生無復他志襄
事後即為深林長谷之計儻不即死為諸友作異日匡
廬主人也

答友人

自先師提掇孔門致知二字士大夫始諄諄然良知之
學相傳浸久習其說不既其實知字或未有的確若之
何致之蓋孟子良知徵諸孩提言赤子之心也吾人為

赤子時意慮不作慾習未染愛敬中出是非內明不由
學問匪涉思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博學學此力
行行此問此辨此思此得此聖功也而或意必內萌功
利熾然離真起偽日迷以遠覺而脩之所貴息黜補劓
復歸其真而顧憑其意必不淨之體輔以聞見思索之
知展轉混惑各安其習語上達者淪虛語實踐者逐物
雖復邁往篤切要為假借近似歸於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蓋今之真見良知者或寡矣故或失則忽或失則滯
或失則無忌憚或失則多顧慮皆起於功利蔽於意必
根基穢雜知見緣飾迷似為真離本愈遠既居之不疑
則欲反無由誠可懼也

答人問學經

承下問孔顏之學幸甚幸甚蓋堯舜相傳曰人心道心
惟精惟一孔子得其道以教當世其答顏子之問曰克
己復禮為仁仁道心也夫道心之微也而克周不可窮
故行之而千變萬化不可勝用言之而五經四書不可
勝載五經之言言其行也教人行之非教人言之也由
漢以來講五經四書精研其義者為不少矣然而如孔
顏之自得者或未之見何也求之書不求之心言其言
不行其行蓋孔子之學易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

而玩者父之辭夫居安乎易之序而後能樂玩乎父之辭矣世之學經者能如孔子之學易者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今之學經者其果求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學之不講數百年於茲矣今世通患大患無志有志矣患無師友講明安於所習自以為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不自知其遠道遠矣凡執事所以致力於孔顏之學者何如所得於經者何如能一來講求其志幸甚幸甚

答曾思極

良知本靈良知本誠千變萬化中王常定非強作之也毀譽榮辱得喪禍福牽誘於外心生愛憎情存取舍自蔽其靈自賊其誠故主宰搖奪而內多疑沮如來書所謂心有所不屑為而事不得不為有所欲為而勢不容以為此正是良知本靈是非本明而未免為毀譽得喪愛憎取舍牽制搖動凡此只緣志不真切之故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死生大矣歆惡不存而况毀譽榮辱得喪禍福之小者果孰為可愛孰為可惜耶無可愛故無可取無可惜故無可舍愛憎取舍兩忘故心同太虛常明常定千變萬化真實無妄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

死又何疑沮之有來書述僕嘗言心有不善事無不善
夫事之不善皆生於心心善則自無不善之事故曰事
無不善非謂心既善矣則百無所擇而可以無所不為
也若一心有所不為一心為事不得已曲為之即此曲
為已是毀譽榮辱得喪禍福所牽已失其有所不為之
心矣心曲事曲事曲心曲未有隨俗習非而良心昭然
獨存者故大學言身心意知物一是都是一錯都錯所
言格致誠正脩一了都了一不了都不了合外內之道
者也大抵學莫大於立志孔子言志學志仁志道匹夫
不可奪志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陽明先生言志者人
之命命不續則人死病源學脉端的不外乎此千里拳
拳言不盡意願思極無忽乎其志而已

二

承手翰諭及處俗事多生厭燥所與共事者非吾黨易
動客氣夫厭燥非必因俗事而後生也要之有厭事之
心故遇事輒發耳客氣亦非必非吾黨而後動也吾心
客氣本未消除故拂意斯萌耳苟心不厭煩則無事非
道安有可厭之事客氣消盡則衆寡小大處之如一又
安有動氣之時故曰與人忠執事敬此仁者之事蠻貊
可行思極試驗之此心以為何如風便更希往復

答戚補之

來書謂涉歷得喪死生之際外面雖若整暇而透裏檢察終有不妥貼者在足見補之用功細密不苟且放過也凡私意甚微處却甚真却是聖凡大界限然須從根本究意始得昔人謂齊得喪一死生者言得喪死生皆循其良知耳良知本體生亦自愛死亦自惡得亦自喜失亦自憂皆其虛靈之因應變化如太空浮雲起滅無礙即是死生得喪處之一也今俗人以死生得喪為心固有所著然以齊死生得喪為心者亦是從死生得喪上發心亦有所著有善即是作好作惡即是凡情惟循

其良知無所倚著即是真好真惡即是王道即是天則此須立心之始有著無著一一分曉則凡情自別天則自見若只於不妥貼處洗滌却恐是支流辨濁清也來書又謂官極小精神力量須極大此是補之仁為己任之志然就中亦須檢察若從官大官小處發此心則猶是凡情俗根也此根不拔宜其於叢脞之中利害安危倉皇躲閃如來書所云者皆枝葉之發生有不容自己者耳到此更不可於倉皇躲閃處着力揚湯止沸不如火滅而沸自息矣相別之後相念益深來書脫樊籠就陶冶以了平生幸甚幸甚然亦不必以此累心即當官

有種種不誠處矣乞休之舉恐亦未便得間則脫屣而往耳用志精一則無地非陶冶自作障礙則無地非樊籠此亦不可不知也

答蕭文奎

移舟言別擬夜泊荒濱對榻論心而事勢左阻惘然分袂茲承手書謂離合忻戚有主張之者非惟不當容心抑亦不必容心此聖神所以樂天哲人所貴知命者也又謂吾輩受用只是此學更無分毫可疑幸甚幸甚夫學以性命為宗然性也有命君子不謂性命也有性君子不謂命何則天人一體性命無二謂性者以強力必

致為功故不足以知天而盡性謂命者以縱任無作為賢故不足以知人而至命凡此各有所倚未免二之意見為蔽迷本喪真矣昔子思語盡性而察鳶魚推鬼神闡隱微之旨蓋言命也孟子語知命而遠巖墻避桎梏立順受之教蓋言性也道不可以用智求理不可以無心得故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而未嘗有所容心所以順性命之理通神明之德豈容毫釐倚着將遂千里謬迷矣把玩來教因徧示朋儕莫不矇發醒解深省惕然第稍疑執事不容心一語似有所倚得無深信乎性之有命而微忽乎命之有性耶知容心為病遂并與盡心為

疑耶夫強力必致非所以言學懲此不為將入於縱任
無作盖有懲而輕將有激而重其勢必然其究且踈脫
缺漏因循玩弛故兩忘則無事矣然豈易言哉今執事
種種酌酢視文理密察強毅齋莊者如何反省精思則
百尺竿頭豈更無步可進耶盖孔子四十而後不惑然
猶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况吾儕乎便中千萬裁教
書末閔時艱危至欲流賈生之涕此亦在吾輩藏器待
時總怨天尤人不得也如何如何

答李汝真

儒佛異同之辨不必急急於此而彼之言說近吾儒者
亦不必故加排斥以求異要在念念不欺良知自強不
息到得精義入神則千古是非只在目前毫釐彷彿如
見黑白矣不然流入意見想像終無自得也治心病如
治身病紛紛衆言莫非方藥惟對病求方苦心服藥則
邇言俚語無不為益况其近道者乎方非對治藥不猛
進則聖人經訓徒長意識况其不出于聖人者乎來書
所謂時時內照惺惺不昧果能如此致其良知喜如此
怒如此樂如此目于色耳于聲口鼻四肢于臭味安逸
莫不如此則五賊不能為盜七蔀不能為翳莫非吾良
知之用矣來書謂敬字不如覺字喫緊此恐是泥文着

相意見所蔽。心常惺惺。即覺即敬。不敬則亦不得謂之覺。此亦不可不察也。

答張士儀

來書極是懇切。讀之警策多矣。虛浮傲物。是人生障道因緣。然傲非必以輕忽為心。肆陵侮之行。而後謂之傲也。見已之是。而不自見其過。見人之不若已。而不見其勝已。不能善與人同。而樂取諸人。皆傲惰之心也。故虛浮之氣。日隨知識以長。而不自覺。今士儀自覺其傲。則傲不能為士儀病可知矣。然僕豈敢謂吾輩精神志意。果無纖微之近乎傲。與虛浮。而謂士儀之言為無病認。

病刻責過甚者耶。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故知之未嘗復行。今吾輩誠能于已之不善。知之者。則不復行。如是而致其知。則凡幾微隱伏。必不可得。而欺亦如顏子之未嘗不知。故非謙則不足以復。而非深自刻責。則不能謙。願士儀益勉之。甚冗草草。作復諸友相見。出此見。意久不得。玄畧書殊懸念。便中亦望道此。

答希冉

來書謂欲因事勉強收拾。放心何為。事至之時。將欲勉強者。又不能自致。而此心茫然。不知所之。足見別後省察不鮮。然亦是學問頭腦不甚分明。所以有此。夫心者。

仁義之心放其良心者不仁不義之心收其放心者去其不仁不義以復其心之仁義蓋已所自有而自得之者也夫學道莫先於立志志苟真切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欲仁斯仁欲義斯義矣凡欲勉強而不能自致者志不真切故也希冉去吾千里之遠然志欲通書便能通書豈有自己仁義之心不假外求顧欲勉強而不能自致耶於此可以責志矣明德者明其明德於天下國家親民者親其天下國家之民民非對君而言如務民之義可使由之民即人也如必對君言民則庶人豈復有親民者哉夫言親親仁民愛物則民與親對物與民獸草木耶小試暫屈且可脩已待時菽水可以盡權祿養不如善養古之孝事其親者如此千萬努力

答劉成卿

來書足見為學真切然尚有可論者謂良知之學無間動靜則誠然矣謂隨事精察觸處皆理暇則靜坐更覺此心靈瑩不昧却似微有動靜之分也夫意念之知覺為感知覺之感應為事覺接入即意在接人是為接入之事覺靜坐即意在靜坐是為靜坐之事故事者非他

意念之感應者也靜坐非暇接人非擾靜坐非無接人非始有也意有善惡故有格不格之物致知者良知文理審察知善必為知不善必改是謂各得其理是謂靈瑩非有二也今徃徃二言之恐是語病然毫釐不察則接人與靜坐有兩種境界各得其理與此心靈瑩有兩種功夫其於精一之旨將不免於千里之謬矣來書又謂學者所以疑良知之說皆習見口耳之知遂以為外初不知達天德之知誠然誠然口耳在外而知即天德之知也無天德之知則口耳無知離却口耳之知亦無從而見其所謂天德之知者故知一而已矣無內外

也無自欺以自憚其知者亦一而已矣亦無內外也今之疑者恐未嘗有正心誠意之志尚何內外之能辨哉來書又謂浮氣橫生遇事過於慷慨峭而不裕益無柔克之道知峭而不裕為浮氣即是良知既知之即警惕懲艾氣自不浮即是柔克即是致知然浮氣亦只是好勝與功利之私根着於心故感觸則勃然而動然蕩滌也若不知於志上着力別求柔克之道恐未免如扶醉漢扶起一邊倒着一邊矣先瑩工夫嚴作復草草

答楊汝容

世路難處自古已然孔孟所以處難處之時者禮行遜
出甚有委曲然以義為質信以成之蓋利害毀譽不入
其心則本心自有妙用雖至於舍生取義非期於立名
至於安身存位非期於為利故未嘗違心以從人亦未
嘗拂人以從己毫釐善利之間更願體察精一有以往
復幸甚

答梅純甫

純甫外補後選部傳來一二誹謗僕為之愕然夫多言
為躁而簡默則又以為厚貌雷同為比而謇諤則又以
為好高士大夫誠難於今之世乎然在吾黨聞謗則喜

正可因之為切已受益之地想純甫亦真能如此矣來
書謂民風士習朝夕疚心知風之自內省不疚則化民
有出於聲色之外者矣純甫乃歛然自謂師正無本僅
惟守法信度節用愛人與斯民享和平之福安靜之休
夫守法信度節用愛人必小心翼翼而後能與斯民和
平安靜非自致其喜怒哀樂之中和不足以及此此正
格物致知之實學而純甫猶謂之無本然則外此而別
有所謂本耶道不可湏臾離學不可湏臾離龍溪諸兄
諒相與切磋不憚萬萬自愛

答陳華山

承翰諭簿書之間庶務叢委無非實學惟洗滌舊知舊聞種種向外精神打疊一處直自獨知一念根實理會即物致知循吾本心以往立見真體期無負於門牆而未能也幸甚幸甚夫人心獨知萬物皆備是是非非應感而通各有自然之則惟旦晝所為計功謀利向外馳求即自作欺蔽而不能自慊故無以致其極而陷於不誠此亦只緣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未能真切以致如此今能以真志真知於事事物物打疊種種向外功利之私而一意於正誼明道信乎簿書叢委無非實學一切舊知舊聞自不致流為虛見虛說又焉有期無負而

未能之慮也惟是志難立而易奪難精而易踈良心難純一而私偽易以撓和此僕所深病而願與同志共勉之者千萬毋忽

荅教純之

承純之手書慨然欲脫去舊習期於斯道一日千里甚幸甚幸中間推許太甚殆過於相信愛而不知其惡然敢不自勉以副盛意所惜徃時相聚未嘗直從心地真切砥礪拔去私邪而徒口吻談說未有定靜安慮之實則區區自誑誑人負諸君多矣雖悔何及來書謂天下事理本諸吾心而自足君子之學求其放心而已此數

語者真聖學要旨又謂素性喜靜人事職業兩并殊覺
此心未有脫然之時此殆用功未精未得真靜故也人
心本靜只緣名利兩端變出種種得喪利害榮辱毀譽
貪愛憎嫌詘迫苦惱之私君子學以致道誠有飯糗茹
藜若將終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志一切情欲真如
解枷脫鎖此心真是其介如石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
百端作用皆是真心發見不染私邪方是求其放心方
是真靜故灑掃應對莫非實學造次顛沛莫非樂境人
事職業自能坦蕩蕩夫不然未免徒為戚戚流浪光陰
願純之努力自愛無若僕之時過而悔也

二

別純之甚久數從洛村諸兄知京中相與講學之詳騏
驥奔軼駑駘望風長嘶夫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知良
知不足以適道尤為大患者志不精一而遂以意見為
良知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吾輩講習日久豈不各見
大意然於世俗富貴勢利之習雖未嘗沉溺根著而隱
微之間要亦未能盡忘則亦豈得為精一之志而意見
之為蔽亦不可不察也自謂寬裕溫柔焉知非優游怠
忽自謂發強剛毅焉知非躁妄激作忿戾近齋莊瑣細
近密察矯似正流似和毫釐不辨離真逾遠居之不疑

則欲反無由矣然非實致其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明辨之者純之志道篤切又得良友之輔行著習察深造自得幸有以助我

答朱鎮山

鎮山與沈思畏同時按閩亦是斯文一大機會鎮山又官為督學開場演法正是職業但不求近功速效直從自己獨知精實不欺處隨才接引因機開導則良知人固有當有勃然興起莫之能禦者近時學子大患未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明德吾心之良知是是非非虛靈不昧衆理具萬事出者也誠欲其昭明暢達於天

下則必隨其所出之事循其所具之理一切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變化云為達之天下者莫非良知之發見而明德無處不昭著明察者矣此古人格物致知之學蓋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為之主宰也苟無主宰則物誰與格知誰與致而種種講說總是聲音種種事為有同笑貌矣故今日接引開導須就學子真志提醒所謂殺人從咽喉着刀也承欲躬行有氣魄者大聲詔告開示蘊奧此正今日鎮山所能自任者尚可諉之何人乎僕早歲頗耽靜養一意省事便覺事事非我所能及作州思得無所退避只就自己力量所及忠信篤敬不敢苟且

亦自勾當得辦乃知為仁由己未必不係乎志此未足為鎮山道因問聊一及之以為任重之助耳

答陸子翼

昨者竟日淹留然鄙懷尚未盡也格物致知是吾人日用間身心上著實踐履功夫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物物也者知之感應酢酢若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知也者自知之明視聽言動之非禮喜怒哀樂之不中節一切善與不善誠密察而不自欺則莫不知之所謂物之則也格如格其非心之格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凡感應酢酢察其自知之

不可欺者物物格之視聽言動去非禮以復於禮喜怒哀樂去過不及以中其節一切事為必不肯掩不善而著善使吾自知之明常自快足極乎其至而無有厭然不滿之處於身如此是謂脩身於事親從兄宜其家人如此便是齊家於事上臨民錢穀甲兵用人立政莫不如此便是治國平天下吾人舍此一段功夫更無安身立命處然非真有明明德於天下之志亦只是空談子翼明敏特達僕所望於子翼者不但為一代名世偉人然名世偉人事業亦不能舍此格物致知別有着力處也先師大學古本提掇此事頗明今徃一冊觀之請於

日用間切已體驗必有所得亦必有所疑更能迂程過我信宿而別則後會雖未可期亦庶幾不負子翼拳拳之愛矣

荅陳豹谷

良知之學來論所謂篤志用功死生一念者既盡之矣審如是自能毋自欺而常自慊自能見過內訟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自能精義利用窮神知化今之學者卑之則泥于粗淺形迹之末而不足以致精高之則玄悟妙詣未免流於意想知識而無補于實用要皆未嘗篤志用功死生一念之致然也如是而欲格物致

知以明明德于天下猶之却步而求前也夫明其惻隱羞惡之德于天下而仁義不可勝用明其恭敬是非之德于天下而禮智不可勝用故近之為愛親敬兄遠之為仁民愛物本皆實事莫非躬行非志篤而不以忿欲二其心者不足以與此執事師帥一郡身教言教當與諸共學者立志處警省提掇使之自成自道正恐志之一字未有着落則所謂篤而不一二者俱成閒談而凡識見之所到思索之所及俱為捕風捉影竟無着實根脚也僕近日所身親試驗者如此惟高明念之

荅湯繼寅

今人動稱作縣之難殊以為苦然古聖兢兢業業克艱何敢以易心乘之而未見其苦者何也蓋其所以不敢易者精密於人心道心之幾知好生之德有未易盡而功利在所不計乃今之所以難者則皆功利之私而於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或忽而不察是古人難今人之所易而今人易古人之所難也夫難易之辨其機甚微僕於繼賓蓋不徒以今之能吏循吏相望輒效此致愛助之忱

荅孫宗禹

來書謂終日百為此心少有蔽翳便有可悔真覺志學

之密不可以造次顛沛或離又謂毀譽一念尤為大病聲負其實輒不免於動心此皆近裡著已實語但不知宗禹所謂志是何等志志既辨則學無蔽病所覺自別蓋古人之志欲明其明德於天下明其明德於天下者欲發揮其親親仁民愛物之德於天下也故隨時隨處隨事無非學盡其親親仁民真誠惻怛之本心雖造次顛沛念念必於是而不離少有私意間之即中心耿耿真如塵沙之翳目如楔石之蔽塞口鼻必去之而後為快蓋終日兢兢業業臨深履薄者以本心之存亡為生死惟恐私意微動即陷溺以死而不可復救也故凡毀

譽之來皆益以感動其心曰是告我以過而導我於善者用益省其所未至而不敢足乎其所已能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學正已而不求諸人者如此諒宗禹既已昭徹懇到聊因問及述所嘗與諸友切磋者云爾

答陳履旋

來書謂應酬過多輒自厭煩既覺不免降心順俗愈覺不靜是盖有意求靜故厭應酬之多厭之而不能去故降心以應而靜意未嘗忘也故愈覺不靜周子云無欲故靜今有意求靜欲也厭煩又欲也勉强順俗又欲也心惡得而靜哉又云不知未感之前還須用功抑仍在

事上磨練使之慣熟以至自無煩惱而後已如此則是別有無事之時而所謂事上磨練者只作得半截功夫非大學格物致知宗旨也夫身必有心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事若有無事之時則亦當有無心無意無知之時耶身心意知物未始須臾無則格致誠正之功亦不可須臾離又焉有未感之前又焉有還須用功之疑耶夫格物致知者就身心意知感應之事精一於有過無過善與不善之幾無過則已知過則改無不善則已知善則遷於以自慊其獨知而未嘗有意必固我於其間夫改過遷善以慊其獨知則物格而知至未嘗有

國朝南野先生文選卷之二
意必固我於其間則意誠心正而身脩此古人孳孳為善必有事焉之功也故雖紛紜勞擾而不以為苦雖淵默澄靜而不以為樂蓋此心之知無間於紛紜勞擾與淵默澄靜不可得而厭不可得而貪故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不容以意之所便為取舍也承問學拳切輒述鄙見以復

答張浮峯

翰教謂數年涉事對境覺意見想像毫髮不得力日用酬酢只是是非非兩端感應無窮自知自覺自省自改極是直截極有精微所患只恐欲不能割纖微苟安做頃變換平直之中便多窒礙乃假玄虛粉飾暗昧日進退于意見之中積歲累時總無日新之益此其病甚於自畫者矣誠然誠然僕以為欲不能割更別無可解說只是志不果確志確則止止則感應酬酢湛然虛靈寂無所動於世間種種色色澹泊無味不見可欲又焉有欲不能割者近時有謂見本體則欲自消但不知見本體之功如何作用又有謂有所作用即非本體者此語雖未為無見第恐茫無可入誤已誤人不淺也浮峯倘得其意幸有以教我

答雷古和

書中所稱天地逆旅升沉浮陰榮名委蛇好毀幻劫而人以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先者此心而已此古和超然之見非世俗所可企及者也夫人未有不見其大而可與共學未有不實致其知而能立乎其大者心之良知本自虛靈本自高明廣大不自欺而常自慊則虛靈之用克周而不窮故於其身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而未嘗有所激作也其於人也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而未嘗有所忿嫉也其於得喪毀譽若浮雲之聚散於太虛而不能為礙若鳥音之過耳別擇分明而未嘗有所留滯也其撫世酬物是是非非隱

微之幾莫見莫顯如權衡之推移而輕重各得其平也古和於此庶幾近之矣劉元城所善稱停之說殆亦有見於虛靈之用如權衡之於輕重者然而未易言也故學莫大於無欲聲色貨利常情之所溺而志士所不屑然志士之志直欲行高一世名垂不朽則亦未免於意必之累而激作忿嫉交鬪於中亦足以汨其虛靈之用以古和之高明世俗嗜好自不足以干之然而志士意必之累則亦不可不察也庠士談經之暇有可以助我者無惜遠示庶因之效其一得以相切磋耳

答殷時訓

得書知近况極慰所云比年以來惟知天地間止有此學一生止有此事又云不全放下終難湊泊可謂用志不分必欲纖塵淨盡一疵不存者矣甚善甚善又云世間一切無益可省之務盡欲屏捐而矯枉之過漸成迂陋此則有可論者夫一切世務知其無益而可省者則省之誠是也此正格物致知之學不得謂之矯枉若以矯為心則於事物之應雖有益而不可省者將為矯之一念所蔽或一槩屏而不自覺或覺其過而又不肯勇改此則於物為不格於知為不致未免有喜靜厭動之偏矣夫萬物皆備於我而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非他也良知是是非非其則不遠不待睨而視之彼者也事事物物循是非本然之則而處之必得其正為之必用其極則貧賤富貴夷狄患難出處進退皆有實則而不容以任意為之此僕所願與朋輩共勉焉而不舍者幸與諸同志商訂還示

答陳督學

近時士大夫雖名為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其稱名借號以為但當潛脩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裏許盡是媚世趨避私意果何所脩而亦何所進也故僕嘗謂為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為真小人

為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為真君子如來書所云可謂
直行不忌者矣近日王新甫督學廣西其邁往亦如此
誠得督學如二君者十數輩又何患此學之不明善人
之不多也科舉仕宦猶之舟棹將以載濟人之物而布
之四方者故舉業之學脩之於身則濟人之體立達之
於政則濟人之用行顧恐學之者未有欲明明德於天
下之志耳如即舉業之物循其獨知而格之必蘊之為
德行而發之為文辭必以行吾之志而非以為榮身肥
家之計則亦所謂灑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類孟周程
復生其道必不易此由此而推之凡為官者簿書期會

稅歛刑罰亦莫非格物致知之功蓋善惡邪正不必應
物其要只在定志志邪而物邪志正而物正矣凡此諒
已曉然明析啓迪諸士之餘因以自考幸甚幸甚

答陸汝成

往在京師相與究格物致知之說愧未能盡然知汝成
真能用心於內不徒以鄙言為足悅而已也鄙人亦安
能不拳拳於汝成乎夫格物者即日用踐履之事物而
格之必循其獨知務極其當而不雜以私意之謂也致
知者致吾獨知於踐履之間必自慊而不自欺之謂也
即以簡刑言之動於賤惡忿疾之意則有當宥不宥動

於親愛哀矜之意則有不當宥而宥動於憂患恐懼之意則或宥或不宥皆不得其當此惟吾心自知之故必循其獨知務求其當而不雜以私意然後為能格簡刑之物各極其當而無私意之雜則獨知始快然滿足而簡刑之知致夫然後仁愛之德克明於簡刑之中矣由此而推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其道誠無以易此所望汝成加意體念終身由之誠有不能盡者沈思畏道長談間亦曾商之乎

答朱子和

來書謂蒞任以來未嘗得一日休暇以從事於問學是知子和好學之志念念不忘然猶講之未明未免如子夏所謂仕優則學云者夫子夏以文學為學故必如來書所謂得休暇以從事若孔子之學所告顏冉諸賢者可見矣居處執事出門使民州里蠻貊造次顛沛無時無處不用其力此豈有待於休暇哉來書所謂體察此心以求無負正是孔門求仁宗旨既知此意便當時習而說又何至以案牘之事為蒿目薰心者乎僕幸賴先覺啓迪真見此學是萬事根本是生人命脉真有不可須臾離者正欲與子和諸賢時復商訂顧未緣面晤有耿耿耳儻公程之便一枉敝廬庶幾盡所欲言

答周以介

以介尋繹鄙言復在書問甚善甚善聊就所及少效區區來書謂水湧為波波平為水以此狀心誠有如明訓者第水本無波而心則有念謂無波為止水則謂無念為本心可乎夫水一也湧則為波不湧則平而為止水念一也危則為人心不危而微則為道心危微之幾間不容髮知念之常有而不知有之易以危知念之本微而不知微而未嘗無則皆未免失其本心此正不可以不精察者也來書又謂此念有着物時有着物時妄念固為人心而着處未必皆妄察之固所當精而去之

似非心體夫心必有念念必有事如鏡必明明必有照耳必聰聰必有聞無照則焉有所謂明無聞則焉有所謂聰無事則焉有所謂念無念則焉有所謂心鏡之明照色照空而無非色非空之時惟着色與空則昏矣耳之聰聞喧聞寂而無非喧非寂之時惟着喧與寂則曠矣心之念靜專動直而無非靜非動之時惟着靜與動則妄矣故念不能無而着不可有此亦毫釐之間不可不精察者也書末所論虛玄易惑而忠信難入此最近來好尚空談不務實行之深病然高明中庸本無二致則吾黨實學全功亦不可認忠信虛玄為二或倚於

一偏也

答葛子才

來書謂前書憂懼之說非為毀譽利害而然蓋懼其事之有未當而憂其心之有未盡夫如是則即戒懼謹獨之功格物致知之學矣然亦有疑似之微不可以不察者夫懼其事之有未當則求當其事而已憂其心之有未盡則求盡其心而已求當其事之謂懼而未嘗有所懼也求盡其心之謂憂而未嘗有所憂也故其心常如臨深履薄亦常如鑑空衡平故戒慎恐懼亦即是不憂不懼不如是則未免為有所憂懼失其大公順應

之體而涉於自私用智之蔽雖其屈伸往來之常而毫釐倏忽猶不免於利害毀譽之雜矣子才誠於此益加精密如古之所謂切磋琢磨者固區區之所深望也相見未期有懷耿耿

答鄭篁溪

執事主盟斯文固將以文進多士而教之僕竊觀近日敝邦之文殊切疚心而未知所救固知執事之疚心有甚於僕而必思所以救之者也夫脩德於身而吐之為辭如居燕而談京華之壯麗居越而談湖山之明秀莫非實履親切有味所謂善言德行其與善為說辭者固

皆不可易及而實學文之準則也若程試之文前輩工
為之者其學亦自可見蓋猶欲往燕越或慕說奇勝日
從其嘗往返者叅稽圖誌問辨而思索之必審必熟如
是而立言亦往往得其近似乃近日則直取近似之言
剽其緒餘以為圖誌所載京華之壯麗湖山之明秀盡
於是矣則惡能有萬一得其彷彿者乎象山先生嘗自
笑只關得時文然象山蓋闢其挾功利之心而工於文
藝以濟之者也若志欲自明其明德於天下而以舉業
進如陽明所謂脩見君之贊者則孔孟之所貴又惡得
而闢之故僕以為救時文之弊必使士子脩德而講學

蓋導之實性燕越則其稽圖考誌審問熟思自不敢苟
而其言之似與不似亦將自求而自知之若徒咎其文
之繆由於經之不明而不率之以脩德之學則終將各
以其意治經而未必經之明各以其意作文而未必文
之則也弊滋甚矣高明以為何如

二

使還領手札知諸生奉白鹿之教幸甚幸甚論以良知
自無不能誠然誠然自無不能者乃其本體擴而充之
以增益其所不能而弗能則弗措者乃其功夫大學所
謂毋自欺而求自慊中庸所謂己所不欲者勿施於人

孟子所謂推不忍以達於所忍推不為以達於所為則擴而充之之功也蓋孩提能知愛親敬兄而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夫子之患恕亦惟推所求乎子與弟者以事父兄耳及其至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豈非至近而至遠者哉執事天常甚厚誠於此體驗擴充則深造自得左右逢原有不假外求者矣

卷王武陽

近日東廓晴川諸公枉會南明小館留十餘日兩邑士友聚者數十人卓然者不少反覆講習甚受麗澤之益昨有患私意不能消盡者僕告之曰志不真則放逸而

為私意志真則不放逸私意無由生矣其友乃自叙立志未嘗不真即今親師取友與凡應事接物莫不專心致志而放逸竟不能無宜別有消除之方則喻之曰今人行康莊坦途固未嘗不專心致志然而行歌不險徑者則心又加嚴矣若夫羊腸鳥道左右深淵全生殞命係於慎肆之間則其專心致志比之歌不險徑者已自不同回視康莊坦途則幾於無所用心者矣今諸君亦嘗以心之存亡為軀命生死乎則其專心致志恐未必如行羊腸鳥道者戒之嚴而凡所以放其心者間隙未嘗窒塞其與所謂無以尚不可奪者相去何如恐未得

遂謂之志真聖人言戒懼毋自欺言見賓承祭臨淵履薄已是進脩要訣外此別無方法可設也其友曰心體平易如此却似意必則告之曰君子必誠其意必慎其獨亦是意必乎以此為意必却恐以怠緩縱弛為平易則終於放逸而已矣時諸友皆惕然有省令即在會中告行輒書奉聞或可為彼中切磋之助也

答賀龍岡

來教皆切近精實體驗所得受益多矣幸甚抑其中有欲請者敢布其畧良知本虛致知即是致虛真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

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故格物致知則至虛至靈皆我固有若有見於虛而求之恐或離却事物安排一箇虛的本體以為良知本來如是事事物物皆從此中流出習久得效反成蔽障程子謂橫渠言清虛一大使入向別處走此亦不可不精察也凡事求討格子固是舍本逐末然心之良知林惕必於入井慙憤必於嘑蹴恭敬必於賓祭雖屢變而不亂至於凡事莫不皆然謂之有格子可也所謂有物有則者也然變易無常惻然而林惕矣忽赧然而慙憤又忽肅然而恭敬雖不亂而屢變至於動靜有無莫不皆然謂之無定格子可也所謂

無方無體者也夫動靜有無亦是良知變易之名紛然而錯擾者良知之動而有然未嘗增也凝然而專一者良知之靜而無然未嘗減也動極而靜未嘗有靜有靜則不復能動矣靜極而動未嘗有動有動則不復能靜矣故有見於動靜則動時無靜靜時無動物則不通者也有悟於良知則常動常靜而無動無靜神妙萬物者也周子言有無動靜本誠神以為言猶夫易言神而不言有無若諸子執動靜有無以求神易則失大易之旨宜橫渠以為陋矣來教謂無動無靜為虛虛故靜無而動有有無二者循環於一虛之中故虛能通有無貫動

靜而神語意似未甚瑩幸更察之來教舉近時同志元來渾成不用功夫之說而闕之以聖賢非性生必寡欲致之之說甚善甚善然又謂堯舜以後渾成之聖賢為誰却似未盡夫良知本自知愛本自知敬然必擴而充之然後能火燃泉達故自本體而言則平旦之好惡小人之厭然何嘗不渾成自擴充而言則堯之兢兢舜之業業何嘗無功夫不用功夫即昏即放所謂渾成者安在然離却渾成則亦何從而用其功也吾兄好學不倦每得一書輒用警發承下問不覺喋喋

答黎本靜

曩得外補之報心頗疑之曾二守轉致手書始知為高堂計此區區疇昔縈念故知本靜情所汲汲必如此而後慊而其他非所計者別來許時每念不得與諸君朝夕論心輒抱耿耿乃今幸本靜官此近地猶得書問相聞也象山先生謂為學在人情事變上用功自事親以至治民皆事變也愛親信友與夫忠君仁民之心皆良知之發至善之情也如本靜今日即事親之事而格之千思百慮無所不用其情則事親之良知始慊而無少虧歎愛親之善明諸身而無不誠矣推之信友獲上治民無不皆然則物無不格知無不致而善明於天下此

正仕學切實功夫而今人或視為長物故別求當官之法當官之法豈有更要於此者哉向與本靜拳拳言此想今亦自覺果有實用人便適病倦草草裁答有新得不吝遠示得因效切磋也

答何益之

頃承翰教恍如面對數年間四方學者益衆講說益詳然究其為功乃非反身切己相與磨礪粗厲蕩滌邪穢而其為說亦非汲汲於志行公私義利誠偽之辨而驚於廣大微眇之論自以為超詣獨得理明義精而於忠信進德之道日益以遠則豈非吾徒為之倡者躬行不

逮所致然耶

寄唐荆川

自入京益覺善與人同之難平居所與遊處志同氣合相敬相愛自謂有根心生色之實至遇齟齬拂逆未免憎嫌又自以為好善惡惡之本心而不知黨同伐異是已非人固已潛滋暗長乃知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真大舜之所以為大然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亦未易以深造乎此也

二

往歲兩奉書問不知達未憶南都領教嘗談及慈湖先生之學兄直謂曉解不得某嘗聞諸師友慈湖有受病處亦有得力處想比來精思妙詣必得其所謂受病者何如與得力者何如幸不惜遠示近日友朋中有謂古今學術與我相牴牾大疑難處須將較訂一番彼已端緒畢見庶不至於自用某嘗以其言為然兄謂如何

寄李子實

初聞子實得第既甚喜比得及第報又甚喜非為子實喜得美官也此官清閑無他責任惟有預養天德自成其才以為大受之地想子實所以自慶自許者亦如此此境難得慎勿蹉過也喜仁伯同登而趙大洲教純之

王子難諸君皆為同官旦夕切磋日就月將當於此學益精益密矣第區區之私所望削盡見解聞識直從心地上改過遷善此君子慎獨之學天德王道之要也然須真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可以語此今初入仕途種種意氣種種激作感憤未可便認為真志更須靜思而精察之根本既立百九培壅灌溉之功庶有實用若但從富貴中感發意氣轉換念頭此與真志大有逕庭譬之植桂枝於棘稍其葉蓁蓁而枯槁隨之不足恃也子實舊學既有得力此等處諒不待贅所願常以此意與諸君相砥礪彼此當日進無疆矣拳切之望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二 終

...

...

...

...

...

...

...

...



律